

刘企向治学思想与痘科临床经验探析

赵仁龙^{1*}, 屈杰²

¹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 陕西 西安

²陕西中医药大学, 陕西 咸阳

收稿日期: 2022年3月14日; 录用日期: 2022年4月22日; 发布日期: 2022年4月29日

摘要

本文总结了清代咸阳地区儒医刘企向的治学思想及其治疗痘疹的临床经验。刘氏晚年著有《痘科一得歌诀》《痘科药性诗余》《痘科一得歌诀药方解》等医书, 致力于保赤之业, 并主张医书编写的歌诀化。在痘科治疗上, 其重视寒热虚实的辨证, 注重吸取前人的治痘经验, 同时不拘泥于运气学说, 用药主张择药无偏, 以平为期, 以擅长使用保元汤治疗虚证而著称。

关键词

痘科, 刘企向, 咸阳, 临床经验

Analysis of Liu Qixiang's Academic Thought and Clinical Experience in Acne Department

Renlong Zhao^{1*}, Jie Qu²

¹Shaanxi Academ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Xi'an Shaanxi

²Shaanx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Xianyang Shaanxi

Received: Mar. 14th, 2022; accepted: Apr. 22nd, 2022; published: Apr. 29th, 2022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onfucian doctor Liu Qixiang's academic thought and his clinical experience in the treatment of acne in Xianyang area in Qing Dynasty. In his later years, Liu wrote medical books such as "Formulas for the treatment of acne", "Poems about the nature of drugs used to treat acne", "Prescriptions for the treatment of acne" and so on. He devoted himself to curing acne, also advocated the compilation of medical books in the form of rhymes that can sing.

*第一作者。

In the treatment of acne, it attaches importance to the differentiation of cold and heat, missing and superfluous, pays attention to absorb the experience of predecessors in the treatment of acne, at the same time, does not stick to the theory of luck, advocates unbiased drug selection, to the flat period, to be good at the use of Baoyuan decoc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deficiency syndrome.

Keywords

Treatment of Acne Specialist, Liu Qixiang, Xianyang, Clinical Experience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刘企向, 字若政, 号梧村闲叟, 清初陕西咸阳县人。著有《痘科一得歌诀》《痘科药性诗余》《痘科一得歌诀药方解》《疹科一得证治方解》《月婴宝筏》等医书。兹就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图书馆所藏《痘科一得歌诀》《痘科药性诗余》两书内容, 探析其中蕴含的治学思想与临床经验, 以飨读者。

2. 儒范医言

“夫医, 仁术也; 刘子, 仁人也; 刘子之心, 仁人之心也”, 刘企向为官为儒官, 行医则为儒医。刘氏长文学, 政事之余, “非萦情于翰墨, 即驰情乎诗章”, 清雍正十三年(1735)《陕西通志》卷75《经籍》载其著述有《梧村诗集》《梧村偶存》《活幼全书》等三种, 清乾隆十六年(1751)《咸阳县志》卷19《艺文》载其诗歌三首, 其可谓风雅儒士。

2.1. 宦宦半生立功, 不负国家

刘企向出身宦宦之家, 幼肄儒业, 壮通仕籍, 其宦游半生, 历任山东昌乐县知县(1695年)、江南溧水县知县(1707年), 于康熙丙申(1716年)之岁, 致仕归里。刘企向精于吏治, 救蝗灾, 免杂差, 赈济灾民; 辨冤狱, 严卖妻, 体察民情。种种仁政, 尽显仁民爱物之心, 故同乡萧弘士赞其政绩“神君之号, 称于昌乐; 德星之咏, 歌于溧水”。刘企向居心仁爱, 每以活人为念, 亦有“范文正公不为良相愿为良医之志”。

2.2. 行医济世立德, 不负民生

刘企向尝从学于关中大儒平人文夫子, 早年诵读之暇, 便涉猎岐黄, 幼年多病, 不时检方自治。自康熙丙寅(1686年)之冬治弟妹痘证始, 为官之余, 偶或行医, 惠及近亲远朋。其用药不泥成方, 出入加减, 多获安全。康熙丙申(1716年)致仕后, 复取岐黄家言而肆力, 而尤精痘疹一门, 凡小儿患此证者, 投以片剂即愈, 可见其医术之精。后值邑中痘病时行, “门以外, 问病者纷如”, 凡延必赴, 车辙几遍关中, 足见其医德之诚。

2.3. 编书传世立言, 不负所学

刘企向平生雅好诗律, 所咏歌类, 皆和而庄, 宽而密, 令读者化邪僻之情, 消粗浮之气。晚年慈幼心切, 将痘之证治编为歌诀, 著成《痘科一得歌诀》, “俾后之居是业者, 展卷而识仲阳文中之变; 罹

是灾者，延医而获清凉温补之效”，期冀发挥岐黄燮阴理阳、调元赞化之妙用。后又“检本草之书有关于痘者，汇录一编；依诗余之谱无聒于牙者，按填数阙”，著成《痘科药性诗余》，使后人“开卷不惟可明病源，亦且了然药性”。

3. 治学思想

刘企向尝从学于关中大儒平人文夫子者，天人性命之理久已洞彻其奥蕴，格致诚正之学悉皆实体诸躬行，故其出而寿世，入则庇民，著为文章，发之辞藻，悉本慈仁济世之衷。

3.1. 以生为本，及人之幼

“吟诗知虚文无用，择术爱医道称仁。”刘企向慈幼心切，以“以生为本，及人之幼”为旨，晚年致力于保赤之业，认为施药不如施方，“自古传方为博济”，“或可能全世上孩”。值邑中痘病时行，刘氏不忍自隐所知，治之屡效，故其“将痘之证治作为歌诀”，著成《痘科一得歌诀》《痘科药性诗余》等册，播于当时，传于后世。“痘疹乃小儿病中之最大者”，其书作为地方性医学著作，对当时陕西关中小儿痘疹常见病、多发病、疑难病，皆有较全面的理法方药之研究和论述。德被婴孩，泽同杏林，充分体现了自古以来“秦人爱小儿”的陕西关中“重儿”的人文特色。

3.2. 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刘企向“依诗余之谱无聒于牙者，按填数阙。言明味之宜与不宜，讲开时之碍与不碍，易诵易记，可咏可歌。”可见，刘企向文艺事业与医人药世相为依托，文艺事业为表为现象，医人药世为里为本质，即“药乃关乎所重，词则系其所轻”。其将诗歌创作与医书编撰相会通，既得临床经验于心，遂作表达流播之意，发于慈幼之志，咏于晓畅之言，“俾不学医之读书秀士有心济婴者，开卷不惟可明病源，亦且了然药性”，充分体现了自古以来儒医著述的“学博术精”的学术特色。刘氏亦坦言其歌诀创作“至字句之未谐，及声腔之弗叶……虽雕虫之小技，亦种杏之微功。”总之，歌诀虽俚，然于慈幼之术，不无小补。

3.3. 不拘医派，善取众长

刘企向自学成医，“少而多病，药物不离诸口，遍阅方书，因得粗知岐黄之理，神农之药”，又因“弟妹子女七八人，一时尽行出痘，皆险恶之证，苦无医痘之人。先大夫忧之，命余披阅痘科诸书”，遂洞悉寒热虚实之病源，深晰顺逆险恶之治法。可见，刘氏较为系统地研读了广为流传的医痘之书，相关理论和经验采摭自前贤。据统计，《痘科一得歌诀》和《痘科药性诗余》中称引的文献有：北宋钱乙《小儿药证直诀》、南宋陈文中《小儿痘疹方论》、元代朱丹溪《治痘要法》、明代万密斋的《万密斋医学全书》、明代魏直《痘科全书博爱心鉴》、翁仲仁《痘疹金镜录》、徐春甫《痘疹泄秘》、汪若源《汪氏痘书》、王肯堂《幼科证治准绳》、袁颢《痘疹全书》、清初陈尧道《痘科辨证》、任中彪《疹略》、孔弘擢《活幼疹书》等。

《痘科一得歌诀》作为治痘专书，充分借鉴吸纳钱仲阳解毒、陈文中补虚、朱丹溪调停解毒和中等痘治三法，强调因时制宜，认为“节序时运有寒温，治法三家是以分。钱氏之时值君火，解毒寒凉庶几可。陈子之时遇寒水，大用温补斯为美。”刘企向对前贤治痘学说予以批判地加以继承，论治痘兼烦燥，认为“万氏罗田曾有言，火入于肾则燥，火入于肺则烦。李氏东垣亦有云，入心则烦入肾燥。二家虽有心肺分，要之皆热焉。”论治怒气，认为“怒气之状如大便，元气脱离成下陷。汪氏总不分始终，见此即为恶证验。用惟风药与补药，并益气之剂同伴。此论固虽高，然亦不可执。”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充分

发挥,“若在见点初,二便坚以密。腹中或作痛,痘色紫其粒。势复成焮肿,温补岂合式。惟以四顺散,兼症药加入。”

4. 医书内容

刘企向医书刊刻次数少,但在痘疹频发的清代早期,其流传不为不广,虽痘科不为现今儿科常见病、多发病,但其中体现的学术渊源、文献特征及用药经验亦值得借鉴,故略述其内容如下:

4.1. 《痘科一得歌诀》

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所藏《痘科一得歌诀》为一卷,前有第五宪文序、萧弘士序、自序、致谢萧耐庵、梧村小像、文匡民题赞、萧弘士题赞、萧联芳题赞,以歌诀体论辨的内容有:痘源、治法、运气、气血、脉候、虚实寒热、炮制、部位、将出、发热、见点、起胀、贯脓、收靥、结痂落痂、惊搐、出迟、发渴、咳嗽、不食附能食、呕吐、泄泻、烦躁、谵妄、自汗、厥逆、便秘、灰白陷、黑陷、作痒、胀满、腰痛身痛、努气、腹痛、寒战咬牙、唇口瞤动、咽喉、呛水、失音、口舌生疮、血症(衄血、吐血、便血、溺血、焮裂出血)、发疱(血疱、水疱)、发疔、烂鼻、夹痲夹疹夹麻夹丹、大头肿、目睛露白、痲痕赤白凸凹、痲疔、眼病、疔蚀、牙疔、耳病、余热、孕妇痘、年长男女痘、夹凡疮等症。

4.2. 《痘科药性诗余》

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所藏《痘科药性诗余》为一卷,前有自序、李廷莪序、萧弘士序、吕大馨序,后有刘企峻跋。刘企向将痘疹所用之药二百二十余种汇为一书,载药词凡 211 首,其中 193 味药每药一词,36 味药两味一词,大多上阙言药物性味及功效,下阙言治痘用药心得并禁忌,层次分明,言简意赅。

如苦参秋波媚:

禀受阴寒是苦参。其气属纯阴。热除湿燥,杀虫除癩,亦复如神。
去皮细切浸以酒,瘙痒即离身。壮人可服,虚寒最忌,用者留心。

词中“禀受阴寒,气属纯阴”是谓苦参之性味,“热除湿燥,杀虫除癩”是谓苦参之功效,“去皮细切浸以酒,瘙痒即离身”是谓苦参之用药心得,而“壮人可服,虚寒最忌”是谓辨证用药之禁忌。

5. 临床经验

纵观刘企向诸书,论述不乏借鉴前人经验,亦有刘氏独到的临证心得,如治痘“更有肢厥腹痛,蝉退为末煎饮儿。未出已出皆可用,说与医人共得知”(即肢厥腹痛用蝉蜕散)、治痘眼病“或敷水调黄柏末,凶门或敷牛旁满。为末亦须用水调,古人良法非杜撰”、治痘耳病“痘科遍检未有之……臆见加味逍遥散,兼服六味理之正……一子一女俱患斯,用以二方均投症,即此可以为明证”等,皆是试之而验的宝贵财富。

5.1. 药不执方, 随宜而用

刘氏从医不拘一方一派,善取众家之长,正如刘氏在自序中所说“时医可温补者,偏执温补之方;粗工习寒凉者,坚守寒凉之剂。古方今病,岂尽相揆?李戴张冠,焉能合式?”

刘企向深明“古方今病不相能”,认为“《东垣十书·局方发挥》甚言据证检方、即方用药之非,良由古人之方,原非为今人今日之病而立也”,批评“读费氏者专力解毒,读陈氏者执意温补,绝不问其宜与不宜”,强调临证需辨病与研方相结合,需细谙病情,“若方与病稍有不合,鲜有不害北。”辨病与用药须相结合,认为“痘虽分顺逆险,而大要不出寒热虚实”,主张既需探明病源,又要了然治法,

故用药不泥成方，出入加减，“虚寒者补之以甘温，实热者泻之以苦寒”。同时，又得深明药性，需用方与识药相结合，认为“同一药也，用之于此方则补气，用之于彼方则补血”，以阴分之药熟地黄为例，其“遇气药则运用于上，遇血药则流走于经”；以阳分之药人参为例，其“轻用之则赶上，重用之则趋下”。故其在痘证治疗上更是得心应手，总结自己的用药经验为“用古人之方，或一二味不对症者去之，有本方所遗之病酌而加之，庶几合乎先哲之谓‘药不执方，随宜而用’之语”，即“为之对症加减，以其遇时除收”。

5.2. 择药无偏，以平为期

小儿本属稚阴稚阳之体，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宜辨证用药，以证选药，以平为期。幼科与痘疹为医道难之难者，刘企向自序称“医诸病尚不可执方，而小儿痘证独可据证检方、即用方药也何”，这表明了刘企向对小儿痘证的严谨审慎态度。

运气之说，起于北宋，盛于金元。宋·刘温舒撰《素问入式运气论奥》，是为运气之始；金·刘完素出，更是力倡运气之说，明清医家多受其影响。运气致病，是清初医家对小儿痘证病因病机学说的创新和主流，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1]。但刘企向对这一理论在小儿痘科的引入，有着审慎行之的鲜明态度，书中《运气篇》论曰：

经云先岁气，毋得伐天和。痘疹顺逆险，运气果应么。
今之医痘者，惟记六气歌。依此以治疗，以为可无讹。
子午卯酉年，燥金同君火。少阳阳明主，里巷出痘夥。
天道运靡长，亦或与之左。君火司天岁，岂无虚寒儿。
依运投清凉，药症不相宜。司天遇寒水，亦有燥热病。
温补实以实，损儿之长命。何如准以痘，庶几操上乘。

“痘疹顺逆险，运气果应么”，是对这一理论的怀疑，“君火司天岁，岂无虚寒儿。依运投清凉，药症不相宜。司天遇寒水，亦有燥热病。温补实以实，损儿之长命”，刘企向认为“儿之禀有厚薄，时运有变化，若执定痘不清而脉不温之言，鲜有不误者。”这是对当时医家不辨证，依运治痘，药症不符的挞伐。

5.3. 痘分顺逆险，寒热虚实为指南

在《痘科一得歌诀》自序中刘氏言：“痘虽分顺逆险，而大要不出寒热虚实……虚寒者补之以甘温，实热者泻之以苦寒”，明确指出了治痘不仅需要区别顺证、逆证、险证，关键是辨析寒热虚实真假。《痘科一得歌诀·治法》以歌诀形式对寒热证进行了高度概括：“病遇身凉安且静，灰白便频顶不尖。目睛青白腹虚胀，足冷脉沉溺涟涟。文中补剂此堪投，寒冰正需和日暄。倘遇热盛色赤紫，腮红气急燥其尿。烦渴足冷小便涩，六脉洪数而鼓指。此则可遵仲阳书，解毒清凉乌可已。更须细心辨假真，妄汗妄下均非矣。真真假假了胸中，胆大心小施药饵”。可谓简明扼要，提纲挈领，并且将病证与治法结合起来，极具指导价值。在临床中单纯的寒热虚实容易辨别，但是虚实混杂，则辨治更需要谨慎。虚证主要表现为“形体羸怯夙疾多，饮食些少即云饱。六脉微弱吐利频，疮平色淡浆不老”；实证主要表现为“六脉洪实人健壮，便润食多精神好，其痘尖圆色红活”。此外，痘疹也可表现为“疮子稠密嫩活红，不食而还吐利同”，此属表实里虚，治疗以解毒药加补汤。或者表现为“疮色淡白发未透，饮水无休便不通”，此属里实表虚，急需治疗以解利剂中配合解表透发药。对于危证、死证，刘氏也论述详细，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治疗方法。

5.4. 善保太和, 善施保元

“随病证而察愈伏, 拨乖舛以保太和”。善施保元汤, 灵活化裁, 广泛运用, 是刘企向治疗小儿痘证的一大学术特点, 也是刘氏极为重视的临床经验。保元汤来自《博爱心鉴》, 由人参一钱、黄芪三钱、甘草一钱、肉桂五分组成, 主治倦怠乏力、少气畏寒以及小儿痘疮, 阳虚顶陷, 不能发起灌浆者[2]。书中共论痘证及兼证 59 种, 而应用保元汤加减治疗者, 多达 10 余种。其治痘起胀, 运用保元汤可谓自如, “倘或尽变黑, 一身乌如墨, 但未干枯塌, 天行疫疠色, 宜用保元汤, 红花共牛旁”、“若因脾经虚, 不能制水害。火气溢皮肤, 保元汤可赖”、“更如兼泄泻, 保元汤无外。”[3]余如治痘贯脓“或以手摸皮软皱, 保元汤兮力最饶”“如或有浆不满足, 皮薄易破将何倚。保元汤内加归芎, 升麻鹿茸黄酒同”“如或白疱弹子大, 保元术苓赖主持”“如无他症不须愁, 但服保元防他患”、治痘收靥“保元防芷术加入, 败草为末以敷疮”、痘兼发渴“保元汤加五味麦冬主之”、痘兼自汗“邪气并阳虚难当, 敛汗固表解毒良, 庶免痒塌溃烂殃。保元汤加桑叶, 或当归养血汤加桑叶主之”“自头至脐虚土乡, 术苓加入保元汤”、保元合理中治痘灰白陷“五六日之后, 脾虚吐泻俱”、痘兼腰痛身痛“卫气不充脾气耗, 因斯身痛须当治, 保元汤乃是其要”、痘兼寒战咬牙“肺虚则战胃虚咬, 保元汤内群品入”、痘兼发疱“保元加桂以主之, 或可邀功不至失”、痘兼发疔“油胭脂调四圣膏, 更把保元加味烹”、痘兼烂臭“气血两虚不能收, 保元苓术须加倍”、痘兼目睛露白“目睛露白脉数促, 元气虚损无可续。此症原来非痘故, 若以风治死甚速。倘只如斯无别恙, 急以保元汤补足”、痘兼痲痕赤白凹凸“十补汤与保元汤, 温之补之莫踌躇”等, 无一不用保元汤化裁而用之。

6. 结语

刘企向为家之孝子, 乡之善人, 国之忠臣, “幼年多病, 不时检方”, 少读岐黄书, 是其医业之因缘; 中年之时, 侍先大夫药饵之际, 必备考其性, 兼兄弟妹侄辈痘疹群出, 为之尽心施治, “与诸医名士上下辩论”, 是其医业之契机; 晚年致仕, “治乡间之儿, 为阖邑邻封推许[4]”, 是其术精德备。刘氏从临证实际出发, 突破传统的成见, 审因求证, 辨证用药, 发展和丰富了治疗小儿痘疹的理论和经验, 是清代一位优秀的小儿痘疹专家。

基金项目

2017 年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陕西儒医刘企向歌诀体医书整理与研究”(编号: 2017GJ01)。

参考文献

- [1] 吴少祯. 中国儿科医学史[M].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5: 178.
- [2] 谢鸣. 方剂学[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165.
- [3] 清·刘企向. 痘科一得歌诀[M]. 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图书馆藏. 康熙辛丑年(1721 年)刻本.
- [4] 清·刘企向. 痘科药性诗余[M]. 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图书馆藏. 康熙辛丑年(1721 年)刻本.